

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记曾中生烈士

于吉楠

曾中生同志是鄂予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之一，他对鄂予皖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对红四方面军的建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永远怀念这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曾中生同志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县人，一九〇〇年生。一九二四年秋，他从湖南去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和《武汉民报》的主笔。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冬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三〇年，党派他到南京担任市委书记。立三路线时期，曾中生同志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坚决反对江苏省委关于举行南京暴动的冒险计划。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后，党中央派曾中生同志到鄂予皖革命根据地担任领导工作。

从此，曾中生同志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战斗历程。

大别山上红旗飘

一九三〇年十月，曾中生同志离开上海，前往鄂予皖根据地。十一月间，到达黄安县的七里坪。

山峦起伏的大别山区，到处红旗招展，工农劳苦群众扬眉吐气作了主人，打土豪，分田地，干得热火朝天。红军和游击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象燎原的烈火，势不可挡。在这个新天地里，曾中生同志感到无比振奋，同时，也意识到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是多么艰巨。立三路线时期，曾经命令鄂予皖的红一军配合友邻地区准备夺取武汉，因而一度合并党团组织，成立行动委员会，地方武装大量并入主力红军，在根据地内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后来，虽未实现打武汉的计划，而且利用良好形势取得许多重大胜利，但在这一错误路线影响下，红军不是有阵地的波浪式的推进，而是偏重在敌人占据的城市周围和交通沿线活动，以致占领许多地方不能巩固，游击战争遭到削弱，根据地内的反动势力也未能肃清，敌人乘机进攻，使皖西根据地丧失了。

曾中生同志到七里坪后，就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召集原鄂予皖特委的领导同志和临近各县的负责同志开紧急会议，组织了鄂予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指示，立即停止执行“会师武汉”的计划，并决定采取措施纠正一些不合时宜的“左”倾政策。会后，他指派专人到罗田附近的但店，把正在武汉外围地

区活动的红一军部队集中起来，召开全军党团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临时特委的决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红一军奉命回师北上，到商南地区会合独立师，然后东进去恢复皖西根据地。十二月初，红一军连克金家寨、麻埠、独山，占领苏家埠，歼灭敌军二个营和反动民团千余人，直逼六安城下。皖西根据地全部恢复，红军发展到一万一千多人。

鄂予皖红军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急忙调集了六个师的兵力，向鄂予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曾中生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敌情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进犯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进攻先后也不一致，我军应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威力，避实就虚，集中兵力，逐个击破，实行了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方针。十二月间，敌陈调元部一个师另一个旅分三路，首先向皖西六霍根据地进犯。红一军集中兵力，先歼灭其中路一个团，然后击溃南、北两路敌军，取得了皖西反“围剿”战斗的胜利。

这时，敌军全力向鄂予边中心区发动进攻，红军主力远在皖西未回。曾中生等同志当机立断，决定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对付优势敌人，一面把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在敌侧后游击，使敌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一面以由黄梅、广济地区转移来的红十五军，突击敌人弱点。地方武装结合广大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摸岗哨、割电线、除奸细、打击掉队人员，先后歼敌数百名。敌军陷入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心惊胆战，被迫退出根据地，转入守势。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红一军西返至福田河同红十五军会师，改编为红四军。曾中生等同志鉴于敌人已转入守势，决定以红军主力突击敌人弱点，调动和歼灭敌人，扩大根据地，并以一部分红军结合地方武装扫除根据地内敌人的孤立据点。在这一作战方针指导下，一月下旬，红军主力攻下麻城磨家楼据点，歼敌一个营，击溃援敌四个团；二月初，又攻克新集，将千余反动武装一网打尽，同时拔除了根据地内二十多个反动据点。接着，红军主动出击京汉路柳林车站，歼敌一个营，击溃援敌两个团。三月上旬，敌三十四师猖狂反扑，进至双桥镇，红军集中兵力将其全部包围歼灭，活捉师长岳维峻。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鄂予皖军民共歼敌一万三千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战斗结束后，曾中生同志代表特委给党中央写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他深有体会地说：敌人的“围剿”是革命力量发展所必然要遇到的事，但敌人由于内外矛盾是不可能顺利实现其目的的，只要我们党的政策正确，完全建立在巩固阵地的发展与动员一切革命力量来冲破敌人“围剿”的政治任务上，充分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

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鄂予皖临时特委、军委等领导机关迁入新集。在这里，曾中生同志主持召开了临时特委扩大会议，正式组成鄂予皖特委和军委，他担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会议总结了各方面斗争的经验，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规定了分配土地、发展生产、商业贸易、财政、粮食管理等各项建设根据地的政策，扭转了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某些混乱状态。

曾中生同志在工作中，顾全大局，作风民主，强调解决政策问题而不着重追究个人

的责任，把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干部都团结起来，为巩固和发展鄂予皖根据地而战斗，深受同志们的信任和拥护，不愧是我们党的好干部和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怒斥叛徒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十一个师的兵力，对鄂予皖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四军主力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向皖西地区进击。

曾中生同志正准备到前线去指挥战斗，忽然，通信员送来了一个重要消息：党中央代表到了黄安檀树岗以北的打虎山。第二天傍晚，几个农民抬着一副竹轿子，在地方武装的护送下，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新集。从轿上下来一个又肥又胖的高个子，原来是老机会主义者张国焘。

张国焘是被刚刚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反党宗派集团封为“钦差大臣”，派到鄂予皖来夺权的。他一到新集就趾高气扬地让曾中生同志汇报工作。曾中生同志详细介绍了鄂予皖根据地的大好革命形势和面临的艰巨斗争，张国焘又根本听不进去，指责这个不对，那个错误，叫嚷要按照四中全会的路线实行彻底改造。五月十二日，张国焘召开会议，宣布撤销鄂予皖特委，成立中央分局，自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篡夺了鄂予皖根据地的领导大权。然后，又以各种借口，把红四军主要领导同志先后撤了职，将曾中生同志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曾中生同志对张国焘并不生疏。一九二八年，他在苏联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曾亲眼看到代表们批评张国焘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张国焘在会上耍两面派，搞反党小组织活动的丑恶行为，并亲身参加了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回顾张国焘的历史，看看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曾中生同志感到一场严重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了。

果然，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六月二十八日，张国焘便在新集召开鄂予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借口“反右倾”，全盘否定了鄂予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工作，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在报告中，污蔑鄂予皖根据地一贯执行了“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说得一无是处。他还攻击曾中生同志纠正立三路线未经斗争，采取了调和手段，表面上团结了整个干部，实质隐藏着许多危机。张国焘的污蔑和攻击激起到会许多同志的不满和反对。曾中生同志摆事实，讲道理，严正驳斥了张国焘的谬论。张国焘恼羞成怒，对曾中生同志整整围攻了两天，最后硬扣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助长了党内家长制度领导下党内和平的倾向”的大帽子，强迫承认“错误”。

接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就在军事方针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当时，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对鄂予皖根据地暂取守势，正是红四军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曾中生等同志建议，以主力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红十五军活动地区，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但是，张国焘却借口“巩固苏区”，污蔑这个建议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加以否定。曾中生同志坚持原则毫不让步，经过激烈的争论，由于多数领导同志一再坚持和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所迫，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向外发展的意见。但他又一变而为“左”倾冒险主义，竟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內攻下

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曾中生等同志当即批驳了这个错误方针，指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兵力，而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张国焘不顾大家的反对，蛮横地作了决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红四军在军长徐向前同志和政委曾中生同志的率领下出发南进，于八月一日攻克英山县城，歼敌一个团。占领英山后，曾中生和徐向前等红四军领导同志对潜山、太湖、安庆地区和圻春、黄梅、广济地区作了调查研究比较，认为如以六团兵力，通过四百余里的白区打安庆，无论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远不如南下浠水、黄梅、广济为好；而且这一地区恢复之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一面把意见报告中央分局，一面举兵南下，连克罗田、浠水、广济三座县城，仅一个月时间就歼敌五千多人，前锋威逼黄梅、武穴，震动九江、武汉。

张国焘无视红四军南下取得胜利的事实，从新集派人送信给曾中生同志，大骂改变攻打安庆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重复立三路线”等等，强令部队北返。曾中生和徐向前等同志被迫带领红四军返回根据地，同时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及其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并且直接给党中央写信，明确表示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军事方针。信中写道：“一切英雄的个人单纯军事观念的领导，在此要完全失掉其作用。同时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忘却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主力束缩在根据地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九月五日，曾中生同志在英山鸡鸣河主持召开了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把这个问题交给广大干部讨论。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红四军南下以来已取得很大胜利，应继续开展英、圻、黄、广地区工作，在长江北岸牵制敌人，配合中央区反“围剿”，而目前敌对鄂予皖老根据地的“围剿”尚未到来，且给养困难，故不宜北返。曾中生同志把会议讨论的意见，再次报告中央分局。

曾中生等同志的正确意见象一把利剑击中了张国焘的痛处。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凶相毕露，竟使用阴谋手段对付曾中生等同志，企图乘机篡夺军权。他挖空心思地炮制出红四军中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组织”和“全盘反革命计划”的假案，污蔑曾中生同志主张红四军南下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耸恿”，符合“反革命的企图”。并以此为借口，撤了曾中生同志的政委职务，派陈昌浩接任。十月间，红四军北返至河南光山的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出马，借口“肃反”，疯狂地实行罪恶的宗派主义打击政策。许继慎、周维炯等一大批红四军优秀指挥员，都被张国焘诬为“反革命”，惨遭杀害，造成了极其痛心的损失。接着，张国焘又在浉皮河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同志进行“围攻”和“斗争”。他作贼心虚，不敢涉及军事方针问题的实质，只是抓住鸡鸣河会议大做文章，污蔑曾中生同志“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最危险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最后，强加以“反抗中央分局”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宣布调离部队进行“考察”。

从此以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便在鄂予皖的红军中占了统治地位，给鄂予皖军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坚持真理 英勇不屈

在那黑云压顶的日子里，曾中生同志坚持真理，英勇不屈，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及其反党阴谋活动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曾中生同志被张国焘排斥出主力红军后，调任黄安独立师师长。他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这支地方武装，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攻占黄安县城后，由黄安独立团吸收新参军的农民扩编起来的，新兵多，训练差，缺少武器。曾中生同志深入连队，全力抓部队建设，使战斗力很快提高，多次配合主力红军活动，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鄂予皖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八月，由汉口北上的敌八十九师，乘红军主力围攻麻城的机会，侵入我黄安高桥河地区。曾中生同志指挥独立师奋起迎战，红军战士勇敢冲锋，漫山遍野红旗挥舞，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溃不成军。这一仗，独立师大显身手，打出了主力红军的威风。

不久，鄂予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被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所断送了。他先是鼓吹“左”倾的“偏师”说，实行冒险主义；后又被敌人的进攻吓倒，变为右倾逃跑主义，丢掉鄂予皖根据地，向西仓惶逃跑。一九三二年十月，张国焘拉着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由湖北经河南进入陕西。一路上，前有阻敌，后有追兵，部队伤亡五千多人。张国焘的逃跑主义使鄂予皖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使红四方面军主力陷于危境。

在这关键时刻，随军西行的曾中生同志挺身而出，和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璋等许多同志一起，向张国焘展开了坚决斗争。他把广大指战员的意见集中起来，写成书面意见送给张国焘，义正词严地批评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张国焘的日子很不好过，被迫于陕南城固县小河口开会，听取大家意见。会上，曾中生等同志尖锐地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并要求对以后的活动作出决定报告党中央。接着，又在西乡的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张国焘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当面表示“欢迎”大家的意见，并成立前敌委员会伪装发扬集体领导；实际上，坚持错误，严密封锁中央，待机反攻倒算。这场斗争虽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但对停止其仓惶逃跑、迅速建立川陕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

一九三三年川陕根据地建立以后，革命形势很好，在徐向前等同志的领导下，根据地扩大到十几个县，红四方面军发展到四万多人。曾中生同志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和中共川陕省委委员，他一方面研究红军的战略战术，总结红四方面军作战的经验，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等小册子；另一方面，兢兢业业致力于地方党政建设。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通江县新场坝召开，曾中生同志代表省委作政治报告。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红军和地方武装建设，深入和扩大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对川陕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三年的夏天，红四方面军经过艰苦奋战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张国焘自以为站稳了脚根，便使用阴谋手段在红四方面军内发动了所谓反“右派”斗争，对在小河口会议上向他提意见的领导同志，疯狂地报复陷害，先后将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璋等同志偷偷地杀害了。

八月，曾中生同志正在写作《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小册子，突然被非法逮捕了。张国焘无中生有地给曾中生同志捏造了“右派首领”、“与托陈派、改组派等联合起来形成的小组织活动”的罪名，强迫他承认“错误”，写“悔过”声明。曾中生同志坚决拒绝了诬加给他的任何罪名，并严词痛斥了张国焘的反党阴谋活动。张国焘恼羞成怒，竟驱使打手对曾中生同志严刑拷打，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长期关押起来。

在张国焘的残酷打击迫害下，曾中生同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英勇不屈。他相信党，相信群众，坚信党的正确路线必然会战胜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对未来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他在被关押的情况下，仍然抓紧时间为党工作，经过夜以继日的顽强战斗，终于写完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个小册子系统地总结了红四方面军历次反“围剿”战斗的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的一些根本问题。在论述红军反“围剿”作战要领的时候，曾中生同志强调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威力与作用；强调集中兵力，避实就虚，各个击破敌人；主张实行内线作战和诱敌深入；主张运动战和战役速决战，反对阵地战和战役持久战；反对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轻易放弃根据地的逃跑主义。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经篡夺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正在把革命拖向失败的泥潭。曾中生同志的论述尽管有不准确、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他敢于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宣传这些符合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多么宝贵的贡献呵！这个小册子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印发了，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对于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和战术水平，推动部队总结实战经验起了重大作用。

曾中生同志被关押以后，叛徒张国焘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阴谋活动，恶性膨胀，发展成为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五年三月，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带着红四方面军全部人马，渡过嘉陵江，向川西逃跑。曾中生同志在看守人员的管押下，拖着饱受摧残的身躯，拄着拐杖，艰难地走着，一直走了上千里路，来到了川西草原上的卓克基。

一九三五年六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在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这胜利的喜讯，立刻传遍了整个川西草原。曾中生同志激动万分，热泪横流，彻夜难眠。他立即挥笔写信，一封给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封给张国焘，要求释放，面见党中央申诉过去的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党中央也要求面见曾中生同志。

这时，张国焘依仗着兵多枪多，正在猖狂地进行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分裂党和红军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曾中生同志在信中发出的大义凛然的呼声，使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安。他极端害怕曾中生同志向党中央揭露其反党罪行，不但扣压了曾中生同志给党中央的信件，还卑鄙地下了毒手。八月的一天夜里，卓克基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接着有人大声喊叫：“曾中生通敌逃跑了！快追呀！”一些武装人员装模作样地到附近山上去“搜查”，整整折腾了一夜。在这场精心策划的烟幕的掩盖下，张国焘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把曾中生同志秘密杀害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曾中生同志十分关心。由于张国焘的严密封锁，当时中央还不知道曾中生同志被害的消息。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党中央从陕北以国际代表的名义电示张国焘，批判了他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下转第 41 页）

“承纸切”，是浊上，变文中常与去声字押韵：

①智、义、意、是〔369〕

②地、志、□、气、是〔787〕

“智”、“义”、“意”、“地”、“志”、“气”都是去声字，“是”与这些去声字合押，说明它已经变成去声。又如“柱”《广韵·上声九麌》：“直注切”，是浊上，变文中也与去声字合押：

喻、布、柱、作、树、库〔495—496〕

“喻”、“布”、“作”、“树”，都是去声字，“柱”与这些去声字押韵，说明它也变成了去声。还有“辩”、“重”、“奉”、“动”等字也是如此。“辩”，《广韵·上声二十八猕》：“符蹇切”，是浊上，变成去声，与去声字合押：

见、愿、卷、辩、健、便、面〔252〕

《广韵·上声二肿》：“重，直陇切。”“奉，扶陇切。”又《上声一董》：“动，徒总切。”这三个字都是浊上，也变成去声，与去声字合押：

重、奉、动、纵、梦、从〔614〕

但是变文中也有些浊上字仍与上声字押韵，例如：

①起、水、俟〔582〕

②亥、在、改〔860〕

③苦、绪、女、雨〔683〕

④老、早、道〔845〕

例①的“俟”，《广韵·上声六止》：“林史切”，是浊上，而与上声字“起”、“水”押韵。例②的“亥”、“在”，在《广韵》中都属上声十五海。亥，胡改切，在，昨宰切，都是浊上，而与上声字“改”押韵。例③的“绪”《广韵·上声八语》：“徐吕切”，也是浊上，而与上声字“苦”、“女”、“雨”押韵。例④的“道”，《广韵·上声三十二皓》：“徒皓切”也是浊上，而与上声字“老”、“早”押韵。这也许是由于变文上去可以合押，或者由于浊上变去，在唐五代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现象。

（续完）

（上接第 56 页） 并强烈要求保全曾中生同志的生命。这时，曾中生同志已经牺牲半年多了。但是，张国焘杀害曾中生同志的罪恶行径，并不能阻挡革命前进的历史潮流，正如曾中生同志生前所坚信的那样，一年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张国焘路线彻底破产。这个混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叛徒，终于身败名裂，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曾中生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无私无畏，光明正大，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的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是永存的。